

寻找马吉影片

马吉影片是1937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由美国人约翰·马吉用16毫米摄影机秘密拍摄的揭露日军暴行的影像。该影片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其中现藏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37分钟版”，被认为是反映日军暴行最全面的核心证据之一。

约翰·马吉，1884年生于美国匹兹堡，1912年作为牧师来到南京。1937年11月22日，留在南京的中外人士组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马吉成为委员。12月13日，南京沦陷，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当日成立，马吉担任主席，收容保护难民，还用摄影机拍摄了日军的暴行。1940年马吉回国，1946年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案作证，1953年病逝。

1938年1月，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的另一位美国牧师乔治·费奇，利用去上海采购食品药品的机会，把马吉的胶片缝在大衣衬里，秘密带出南京。费奇到上海后，与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一起到柯达公司制作了4份拷贝，分别由国际

人士带往美国、德国等地放映。影片中的画面还被翻拍成照片，其中10幅刊登在1938年5月的美国《生活》杂志上。

2017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香港大公文汇传媒集团江苏记者站站长陈曼接到任务，采写一组关于海外华人执着努力，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从中国记忆上升为世界记忆的新闻专题。

在采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研究员刘燕军时，陈曼听说，“他（邵子平）还有我们没有掌握的影片。”这让陈曼产生了好奇，通过刘燕军联系到了邵子平。

邵子平，1936年出生于南京，早年留学德国，专业是法律，后在联合国总部工作。

邵子平逐个查看：一个中国孕妇被刺了不少于19刀；一个小男孩被刺；几乎断颈的女



马吉影片原始胶片

子；被烧伤的男孩……这正是马吉拍摄的记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任创始会长。联合会曾支持张纯如以英文撰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积极寻找、策划公布《拉贝日记》和马吉影片等。

自1991年起，在美国寻找马吉影片，成为邵子平的头等大事。几个月后，他最终竟然在自己家门口找到了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之后，由联合会第二任会长陈宪中出面，筹措了30万美元，以“37分钟版”马吉影片为素材，拍了两部历史纪录片——《马吉的证言》和《奉天皇之命》。

2019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37分钟版”马吉影片捐赠仪式，联合会三任会长邵子平、陈宪中、姜国镇，将珍贵的“一时盘”无偿捐出。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

恶魔末日：枪毙战犯谷寿夫

臭名昭著的谷寿夫（日本陆军中将、日军第6师团师团长）于1946年2月被盟军总部逮捕，关入东京巢鸭监狱。8月1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应中国政府请求，将谷寿夫押解来华。谷寿夫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此一去将再难归故土，他在登机前，泪流满面，缓缓伏地跪舔故土做最后的告别。

1947年2月6日至8日，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中山东路励志社大礼堂对战犯谷寿夫进行了为期3天的公审。

3月10日，法庭庄严宣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灭迹者，达十九万人以上……被零星屠杀，尸体经慈善团体掩埋者，达十五万以上，被害总数达三十余万人。”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

4月25日，蒋介石签批了判处谷寿夫死刑的代电（处理紧急政务而创制的公文形式）。

4月26日上午9时45分，谷寿夫最后一次被押上军事法庭。他身着黄色军便服，面色颓丧憔悴。检察官陈光虞问明姓名、年龄、籍贯后，将3封亲属来信交谷寿夫阅读。

此时，谷寿夫仍以为是一次寻常审讯，展信匆匆一阅，便卷起收入衣袋，以待回到囚室再

仔细阅读。

这时，陈光虞突然厉声正色道：“战犯谷寿夫，现在向你宣读国民政府主席代电。”谷寿夫慌忙两手下垂，低首聆听。他听完蒋介石批准执行死刑的代电后，脸色死灰，神情木然。

“谷寿夫，你对家属和身后有什么嘱咐？”陈光虞问道。检察官的问话，将谷寿夫惊醒，这显然是临刑前的问话，谷寿夫停顿了几秒钟，低声说：“请给我纸笔。”管理人员在递给他一支铅笔和几张书写纸的同时，又递过去一支香烟。

恶魔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泪光闪烁，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提笔给妻子梅子写了一封遗书：

我虽身化异域，但魂终仍返君前……最亲爱的梅子，永远的再会吧。请将我的遗骸火葬后，骨灰拿回去。我不害怕，会护家幸福。愿上苍祝梅子长寿，永远的再见！

谷寿夫在其遗书的最后，悲悯自己“身葬异域，魂返清乡”，同时，他还交付早前在狱中写好的一首绝命诗，诗中故作姿态称：“樱花开时我丧命，痛留妻室哭夫君。愿献此身化淤泥，中国不再恨日本。”

随即谷寿夫用颤抖的手，从怀中掏出一只白绸小袋，交给管理人员，说：“这里面有我的头发和指甲，请交给我的家属。”

11时45分，囚车驶抵雨花台刑场。时天降大雨，数万名淋湿了衣服的群众，冒着大雨以热烈的掌声，欢呼恶魔末日的来临。在市民们的一片欢呼声中，谷寿夫已渐失知觉，两眼茫然。两名宪兵将他挟持下车时，他已瘫软难行。几名新闻记者上前为死囚拍照，谷寿夫脸色死灰，神情恍惚，呆若木鸡。

11时50分，行刑宪兵除去谷寿夫所戴礼帽，两侧各有一名宪兵紧执其手，在围观市民的欢呼鼓掌声中，由国防部警卫第一团团长洪二根，以手枪从其脑后射击，一枪毙命。子弹由后脑进，从嘴里飞出，其门牙被击落。断了气的谷寿夫，一头栽倒在泥泞之中，污血与泥水混在了一起……

雨花台，曾是谷寿夫率部驻扎并大肆残害平民的地方，这里的累累白骨，是恶魔血腥屠杀的铁证。如今，这名十恶不赦的战犯，终以一摊秽血，祭奠了10年前死难的南京军民。（摘自《名人传记》孙宅巍/文）

一地鸡毛：以伊美都说自己“赢了”

2025年6月13至24日，以色列、伊朗、美国进行了一场为期12天的交战。以色列的混合战突袭，伊朗的导弹反击，美国的强力出手，为这场“12天战争”带来显著区别于俄乌和巴以冲突的特色。

“庆祝胜利”

在各方目标对立或差异的情况下，“12天战争”结束后，以色列、伊朗和美国都宣称自己赢了。以色列在停火后宣布本国“取得了历史性胜利”，这一胜利将被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铭记”。因为以色列消除了伊朗带来的“两大威胁——核武器威胁和2万枚弹道导弹威胁”。至于曾经遭到伊朗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事，以色列在后几天公布的报告称，以军多层防空体系成功拦截了86%的伊朗弹道导弹，拦截无人机成功率超过99%。这归功于以色列近年来持续升级“铁穹”“箭”式和“大卫投石索”等防空反导系统，并于行动前成功完成“铁穹”拦截无人机群的测试。此外，以色列还通过12天的对抗拿到了大量新情报，据称以方卫星系统拍摄了伊朗境内超过1.2万张高清图像。这为后续各类行动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伊朗则宣称，敌人妄图摧毁伊朗核设施、引发社会动乱的阴谋彻底失败；相反，以色

列的重要设施遭受重创，这表明针对伊朗的冒险行为将付出惨重代价。6月24日，数万名伊朗人涌上街头，以集会等方式庆祝伊朗的“伟大胜利”，全国都洋溢着欢庆气氛。

中场开香槟

可以看出，三方都在选择性公布于己有利的信息，努力营造胜利感。对以色列来说，伊朗的威胁并没有根除，只是得到了延缓。以色列的防御系统在“12天战争”中也远没有自夸的那样严密。以色列住宅区被击中后大楼残破、民众悲愤的画面在国际媒体上到处都是。以伊停火后，美国首肯的巴以停火方案在哈马斯这里仍未得到明确允诺，只是“考虑考虑”“还要修改”，而以军也仍在加沙加紧行动。实际情况并没有以色列宣传的那样乐观，后续的冲突交火可能还会反复出现。



▲伊朗德黑兰，伊朗国家电视台大楼遭以色列袭击只能暂时妥协。后续也许还会发生新的事件，但出于政治目的，为争取民心和维护国内外形象，三方都选择了“中场开香槟”的方式，只公布有利战果，把局部目标的达成宣传为空前胜利。

“2025贏学”

无论斗争结果如何，都宣称己方获胜——这种现象被人们戏称为“贏学。”2025年，“贏学”在国际社会颇有流行之势：先是5月，印度在对巴基斯坦的军事行动中，空军明显受损但全国连庆10天；到了6月，又出现了美国带头的以伊冲突三方皆胜。

有人调侃地总结，美国是“小乘贏学”，还举些事实和数据，靠选择性或不准确列举来自证胜利；而印度属于“大乘贏学”，就是完全不讲事实和逻辑，只讲大贏特贏、搞大庆特庆。

“贏学”的横行，是当前国际社会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些国家当局之所以在对外斗争中搞“自我战略麻醉”，既有文化因素，也有其现实原因。

（摘自《世界军事》）

法国版“海玛斯”登场，与美国原版抢市场

不久前，法国图尔吉斯和盖拉德工程公司在巴黎航展上正式发布了绰号“闪电”的新型火箭炮系统（见图）。

根据公开介绍，“闪电”采用雷诺Kerax6x6卡车底盘，配备装甲驾驶舱和模块化发射吊舱，全车结构紧凑，全重25吨，无需拆卸即可由C-130或A400M运输机空运。“闪电”的模块化发射吊舱可使用多种弹药，包括射程75千米的227毫米精确制导火箭弹、射程150千米的战术导弹、射程300千米的弹道导弹和射程1000千米的巡航导弹。其火控系统完全数字化，可集成到法国或北约的指挥与控制网络，还可以实时接收来自无人机、卫星和地面传感器的目标



信息，可有效打击时敏目标。

无论是性能，还是设计定位，“闪电”都与美国“海

玛斯”火箭炮高度相似，法国显然有利用该炮与美国争夺军火市场的想法。相较而言，“海玛斯”虽更为成熟可靠，但对一些跟各大国关系微妙的国家而言，购买美式装备有着明显的“站队”嫌疑，购买法国货则并无这一顾虑，而这正是“闪电”的潜在市场。“闪电”的另一大潜在市场是尚未购买“海玛斯”的欧盟国家，如今欧盟各国正努力重整军备，在采购武器时也往往偏重欧洲货，考虑到“闪电”是为数不多的欧洲国家自研火箭炮，其在参加相关竞标时的优势可想而知。

（摘自《环球时报》）

比利时海军认知网近日报道，印度首艘自主建造的浅水反潜舰“阿纳拉”号（见右图）正式入役。

据悉，印度海军总共订购了16艘此类舰艇，分别交由科钦造船厂和加登里奇造船厂建造，两家造船厂各建8艘，而不同船厂所建造的舰艇规格也不一样，这与美国在濒海战斗舰项目中的做法有些类似。

此次服役的“阿纳拉”号为加登里奇造船厂的产品，其长77.6米、宽10.5米，标准排水量900吨。该型舰采用喷水推进，不过由于动力系统一般，其最大航速只有25节。武备方面，“阿纳拉”号配有1门30毫米机关炮、2挺12.7毫米机枪、1座反潜火箭发射器和2座3联装轻型鱼雷发射器，该舰还有布设水雷的能力。该型舰的反潜探测

装备堪称豪华，除舰壳声呐外，还配有低频可变声呐。

按印度海军设想，这批次浅水反潜舰服役后，将同P-8反潜巡逻机和P28型反潜护卫舰一道，构建起近海反潜体系。在这个组合中，浅水反潜舰显然是给3000吨级的P28型反潜护卫舰“打下手”的角色。然而，由于P28型反潜护卫舰配套的拖曳声呐迟迟未能装备，使得其对潜艇探测能力还不如看似“低端”的浅水反潜舰。这种情况下，不知未来二者将如何协同。

（摘自《参考消息》）

